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五十四回 晉王恩幸諸營 可妃病邀殊眷

余余與無知謀眾娘娘從軍日久，恐生怠心，不如勸王巡幸諸營，厚賞賚，軍力必振，可相機破眉京，以成混一基業。余余欲以王后臨朝聽政，留無知輔之，而自與王行。無知不悅曰：「相公本中輔重臣，何可輕去。況媿家征戰日久，將卒性情，山川形勢，胸有爐錘，仍是媿家去而相公留，乃全國體。」余余曰：「媿家非爭一將之功，亦非貪近王之寵也。媿家與公，本左右輔弼，勞逸宜均。往者鐵山之役，媿家本欲自行，公乃身冒鋒鏑，以建奇功。兩年中，媿家執簡於深宮，相公枕戈於戰壘，心何安焉。今日之行，所以均公之勞也，公請勿疑。」無知不能答。既而曰：「公言直，爭之不祥。」余余乃浼無知同往秦王。是時，真妃山翠屏，兼理欽天監事。王乃令擇日起程。以凝命四年正月初五日，聖駕啟行。詔以探花門貫守珠守怒龍寨，而以門騰驤、玉凌雲為輔駕將軍。余余乃盡發神武帳下諸軍，及軍中備用諸色人等，厚載賞賚而行。王后、無知及諸文武，送出都門，至伏虎而返。所過諸鄉，無不跪迎道左，以觀王師。鐵山伯丁推善，率其屬犒王師，王慰勞之。乃以參將紹玉、紹金、丁讓能、凌祖興為錦衣副使，隨駕南巡。初十日，駕至右眉，幸徵東大將軍趙公挪營。公挪大喜。抱王子福生朝見，備奏平十三紹之事。先是趙軍營於蓬婆，與司馬恭相拒，賴仁化言於公挪曰：「今司馬恭駐大寅，陶豹駐小眉，高壘不戰謂我軍不能直逼眉京也。不如偽與相持，暗以軍抄古田，以襲十三紹。且聞十三紹之兵，潛光已發其精銳，以御龍飛。則十三紹必虛而無備。虛則易乘，無備則不能互相援救。我分四軍齊襲之，可不戰而定也。十三紹既定，軍威可直與碣門大軍通矣。公挪從之，乃下密令。使石蛟引軍五千襲一紹、二紹、三紹。山貴引軍五千，襲四紹、五紹、六紹。毛果引軍五千襲七紹、八紹、九紹。毛敢引軍五千襲十紹及十一、十二、十三紹。公挪終慮小眉之兵從東路往援，我軍深入重地，為所困。時，無知仍駐碣門，未班師。乃貽書無知，使牽掣之。無知暗使樂更生、紹秋娥，以輕騎薄之，陶豹遂不能救十三紹。而公挪四軍，於旬日間，已盡取之功，無有捷於此者。至是，公挪一一為王言之。王大喜，賜幸三日。公挪部下諸將，皆授守備之職，賞賚有差。十八日，駕至碣門，討逆大元帥紹龍飛，率神槍將軍白雪燕、神鋼將軍可炭團、神勻將軍可足足、神棒將軍紹秋娥、神箭將軍樂更生、神斧將軍可香香、神鋤將軍張銀銀、神耙將軍張鐵鐵，迎於駕前。王慰勞甚至，使丞相花容大犒軍士。龍飛奏先鋒香得功之功，求授官職，王乃封為無貳將軍，仍任先鋒。賜銅鱗龜尾甲一副，名馬一匹，得功謝恩回營。自偏裨至於庶卒，皆有賞賜。諸營覺藻，無不&舞呼萬歲。日則商議軍情，夜則與諸將宴樂。一元帥、八將軍，各賜幸二宵。乃留花容監軍，商破碣門之策。二月八日王使玉凌雲、丁讓能、凌祖興，隨駕幸左眉。時，嬌鸞病甚，圖中大將軍玉壽官及夫人韓吉姐，亦在軍中。乃率韓杰、可當、可松齡、玉鯨飛、玉鵬飛、奇亮功、門良山，迎駕。王慰勞畢。即使凌雲大犒諸軍。嬌鸞雖病重，喬臥軍中不肯回竹山養病。今聞駕至，使侍兒扶起，仍要戴冠擐甲執槍朝王，而羸憊不能勝。乃使蝶紅執槍，數侍兒扶掖出營，望輿而拜。王下輿手掖之曰：「妃子病體如此，無復多禮。」乃與侍兒扶回寢所，親為解去冠帶，把其手曰：「妃子勞於王事，至於如此，朕甚痛心。」言著，淚下。嬌鸞躺在榻上，靠王膝，嗚嗚地曰：「恨儂沒福，才膺寵命，二豎子便來侮儂。」言著，亦嗚咽起來。王曰：「去年閱妃子奏章，言病已痊癒，而不知仍羸且憊如是也。到底妃子的病，是怎起的。」嬌鸞回過氣來嗚嗚地曰：「儂與紹鷹揚戰於左眉，相持二十餘日，乘著夜雪，使門良山、玉鯨飛、奇亮功各率軍一千，三面殺入，劫其大營。韓杰、可當直搗鉤鑷，擒紹太康。儂單騎追鷹揚，至於東進，馬蹄濘雪坎中，躍不能起，儂以槍頭支石壁，躍下馬，雪花膠繡履，凍徹骨髓，寸步難移，幸有數十騎女兵尋至，扶掖回營，遂得寒疾。」言到這裡，喘吁不接，又咳嗽了一回。王曰：「妃子且慢慢地談疾，恐傷氣。」時侍兒捧藥茶一盞至，王乃扶嬌鸞使靠己懷，手接茶盞，問侍兒甚麼茶，侍兒曰：「這是魯太醫的茶，雲用月華子及人參泡製成的，每飲一盞氣稍順些。」王點頭。以左手捧著嬌鸞的臉，右手拿盞向櫻口中漸漸灌下。嬌鸞飲完了茶，垂淚曰：「自分久為異物，不期今日得邀異常恩寵，嬌鸞雖死得瞑目了。」王又軟慰了一回。嬌鸞又曰：「儂自雪中得寒疾，調治了旬餘，已好了。去年十月，儂乘月色率數十騎巡哨諸營，直至鴉山，正欲登山，一望眉京虛實。不期有刺客伏黑林中一槍刺來，幸儂不應死於渠手，刺碎儂掩心鏡，渠欲走時已被我兵攔死，以此重獲驚恐，病復作。每夜必夢哥哥明禮辱罵，或毆儂的私處。故醫治不痊，恐終不獲事王，負王甚矣。」言罷，又哭將起來。王曰：「朕今夜抱著妃子睡，看尚有此惡夢否。」嬌鸞曰：「病體惡臭，沾惹龍軀，恐折盡儂的福澤，願王別榻寢罷。」王曰：「朕與妃子，恩愛本深，只為潛光未滅，累妃子臥甲抱桴，半生辛苦，何曾安享著一日尊榮。今妃子病到這個田地，服事得妃子一日便一日，何敢嫌棄妃子。」言罷，又摟著灑一回淚。恰幾個宮女請王御膳，遂下榻而去。

明日，王使人往花容軍中，召御醫梅虛谷來醫嬌鸞。虛谷診了脈息，察了神色，問了病源，跪而奏曰：「娘娘此症，緣驚恐過多，膽汁溢出，少陽致外淫乘間。深據經絡，衝動浮游，無根之火肆虐於太陰少陰之間。蓋少陽在氣為火，在經為木。木不能生，所生君火煽動，故舌焦涎苦，而不知味。木反侮所勝，土母無權，故肌膚灑淅如瘡，而日見羸瘠也。人之飲食，其精氣上輸於脾，脾輸肺，肺布諸腑，今胃無谷養，而氣不上升，故肺焦枯而乾咳也。夫治苗去莠，治國去賊。治此病者，不先驅逐外淫，不可也。前醫不明此理，悉用鎮心潤肺之品，其味厚重下壓，致淫伏愈深。猛驅之，則血驟脫，而不可救。驅之稍緩，則氣日消，而亦不可救。雖華、扁復生，難措手矣。」王曰：「然則娘娘必無生理矣乎，願大夫為朕再思之。」虛谷沉吟了一會，忽然以手加額，復奏曰：「幸聖人出，草木效靈。天生一代奇人，必有一代奇藥以供一代奇人之用。臣嘗登山，夜觀星象，見妖氣聚於南，而瑞氣正凝於北，有金光一線從地亘天，其下必有靈芝。臣以道里測之，正在紫垣峰第三重。此芝名陽靜陰動芝，可以驅深伏之淫邪從毛孔出，而不傷血氣。願王賜臣手敕，得彩靈芝以救娘娘。兼彩紫垣金鳳參三枚，為娘娘調護元氣。餘藥臣囊中自有所儲，無勞聖慮。」王曰：「金鳳參，朕已封識，這裡隨帶有十餘枚，足供大夫使用。」乃降彩芝手敕，限以快程。